

□高绪丽

秋末冬初的大白菜还有一个极优雅的名字——晚菘。它性平、味甘,易与百菜搭。时至今日,身边很多人依旧坚信多留白菜好过冬。

刚过小雪节气,超市里就开始促销过冬大白菜。在超市进门的地方,放了个醒目的价格牌“一毛八一斤”,引得大家都抢购起白菜来,每人怀里都抱了三四棵。城里有暖气,大白菜不好储存。有上了年纪的好心人告诉我,要把大白菜一棵棵码放到窗台下,晾几天,“困困”里面的水分,才能安安稳稳存放一个冬天。

想起我以前住的小区,有高出地面的地下室,每年到了初冬,每栋楼的地下室门口贴着墙根儿都会摆一溜青帮白根大白菜。老太太们搬个椅子坐在大白菜旁边,大白菜就和老太太们一起热热闹闹地晒太阳。我回老家一趟,回来时车子后备箱里总是装得满满当当的。想起那年春天,父亲特意打发妹妹开车从乡下送来一车大白菜。在小区门口,车后备箱一打开,白帮浑圆滚肚的大白菜裸露在阳光里,个个水嫩嫩,惹得门卫大爷啧啧称赞说,用菜窖存放的大白菜就是新鲜。我听后心里欢喜,当场送了大爷几棵白菜。后来我搬新家换了新小区,有一次回去取东西,大爷还特意走过来与我聊了半天。

“立冬窖萝卜,小雪窖白菜。”大白菜,不止与冬天扯在一起,也与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怎样储存这些冬菜,农家人的方法简单又朴实:从土里来,再让它回到土里去。大白菜可以站着过冬,说出来,别不信。今年小雪节气过后的第一个周末,天气异常暖和,吃过午饭,父亲扛起镢头与铁锨开始往菜园走。到了菜园后才发现,菜园里已经聚了许多人,村东头的明叔和村西头的三爷都在自家菜园里抢着镢头挖菜窖,见父亲来了,大家说笑一番,才各自忙活起来。挖存放大白菜的菜窖不用太深,顺着白菜垄,挖并排三棵白菜的宽,从地面往下挖比一棵大白菜稍高的深度即可。往里面放白菜时,就是把旁边垄上的大白菜连根薅起来,再把整棵大白菜根朝下,像在地里继续长着似的,三棵一排,在菜窖里齐刷刷摆放整齐。

我负责把白菜抱到挖好的菜窖旁,父亲负责摆放。我薅白菜的时候,父亲还不忘叮嘱我,根断了的白菜不要放到菜窖里。我不解。父亲说,放进菜窖里的白菜有根才能存放得久。菜窖里摆满白菜后,再把挖出来的土全盖到白菜上面,上面起个土堆,在土堆的头和尾各插几根玉米秸秆,整个菜窖就算完成了。冬天,外面天寒地冻,满目萧瑟,在地底下站立着的大白菜,却能够保存至来年春天的雨水节气前后。菜窖上面插玉米秸秆,我开始以为是为了留记号,一问才知道是给菜窖里白菜留的换气口,可

见老祖宗的智慧诚不我欺。

待到天暖,大白菜若吃不及,会从白菜心处长出嫩黄的菜梗,开出淡黄色的白菜花。想起儿时,菜窖里的大白菜就是母亲的主心骨。整个冬天冰天雪地,母亲不仅不会心慌,还把一大家子的饭食安排得有条不紊,炒白菜、炖白菜、蒸白菜包子、包白菜饺子,顿顿不离大白菜,也能给单调的日子变换出些许新花样来。要过年了,家乡人还要加一道招牌菜——大白菜炖豆腐。听

老人言,吃了这道菜,来年有福又有财,讨个好口彩。

在北方,冬天与大白菜有着扯不断的情结。同事给我讲过他四舅舅的往事。那时,同事的四舅舅在邻市上班,他曾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财务总监,后来因酒误事,落个众叛亲离,不得已去了威海一家小厂做工。那年冬天,大雪连下两天,平地的积雪已深至脚踝,公路上更不见客车的影子。说来也是奇怪,像被人下了魔咒似的,要回家看娘的念头折磨了他一夜。第二天天一亮,他独自一人顶风冒雪,深一脚浅一脚往老家的方向迈去。到家时,已经是夜里的11点钟。他敲门,他娘也就是我同事的外婆没有应,他又跑到后窗敲窗户,敲了半天,九十余岁的外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,问道,是谁在外面?

同事的四舅舅走了一天,又饿又困。外婆问,想吃什么呢?他道,就想吃娘做的大白菜炖粉条哩。那天夜里,别人家早睡了,他家的烟囱开始冒烟。四舅舅烧火,外婆做饭。外婆往大铁锅里倒着油,嘴里念叨,“你这孩子,回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,我好给你留晚饭。”四舅舅不说话,一个劲儿往锅底下添柴火。

用葱爆完锅,再把大白菜一股脑儿倒进锅里,外婆一边翻炒,一边往锅里抓了一大把粉条,问:“这次回来,住几天吗?”“天亮就回去。我是想娘了,想回来看看。”灶膛里的火苗子把四舅舅的脸庞映得通红。那时候,四舅舅还没有退休。

第二年冬天,再下大雪时,同事的外婆就开始念叨,“也不知四儿会不会回来?我留了棵大白菜在里屋,他最爱吃我做的大白菜炖粉条了。”说这话时,外婆浑浊的目光里开始流露出很深的企盼,她在盼着她的四儿回来。那时候,她还不知道,她的四儿,已经永远留在了那年春天里,再也不会回来。

再看大白菜,它开始于一粒小小的种子,长成青白的身躯,它给予我们抵御寒冬的底气。待到积雪慢慢融化,绿色植物露出地面,它又交付给这个世界一朵朵美丽的菜花。终其一生,大白菜用极其淡然的方式,给予我们享受当下和余味回甘的能力。

“愿言早来归,相就煮晚菘。”外面天寒地冻,忙碌一天后,晚上回到家里,一家人围炉夜话,商量吃什么的时候,大白菜常常扮演让人念念不忘的角色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## 相就煮晚菘

【有所思】

## 没有失忆的爱



□牟民

住我对门的农业局的林局退休没多久,便因病去世了。我跟林局不是一个单位的,搬过来五年,我们两家很少往来。我在县城一中上班,常年任班主任,早出晚归,时间不一,碰面的机会不多。

林局走后,他妻子王姐刚刚从会计事务所退休,准备去远方的大城市,儿媳生了二胎,需要她帮忙看孙子。临走,王姐将老家的婆婆接来,安顿在空出的楼房里。王姐走前的晚上,敲开我家的门,进来对我说:“老弟,我明天要去儿子那儿了,我婆婆过来住,老人脑子有些不好使,记性不好,希望你们一早一晚帮忙照看一下,我怕……”她吞吞吐吐,欲言又止,一副心思重重的神态。妻子赶紧让王姐坐下说。

王姐说:“我思考再三,只好张口麻烦你们,不好意思!”

我说:“没问题,你放心走。”

她拿出一把钥匙给我,说:“麻烦了,有事打电话。”我不想拿钥匙。她说:“没关系,我相信你们的为人。再说,老人没有贵重东西,她有几个钱也装在布兜里。我原想让她去敬老院,她死活不肯。带着她一起去吧,儿媳家又住不开,难死我了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,又是举手之劳的事儿,我痛快答应。接着,我和妻子跟着她去了对门,先熟悉熟悉老人。

老太太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见我们进来,招招手说:“快点坐下,你们吃饭没?没吃,我熬的小米稀饭,还有饺子,你们尝尝!”老人满脸笑开花,眼神柔和,不像失忆的人。

王姐指着我们说:“这是对门我大兄弟和弟妹,妈,你好好看看,以后,有什么急事,找他们帮忙!”

“好,好,远亲不如近邻,俺知道了,你放心去看孙子吧!”老人拍手,告诉我,“俺孙子又有了第二个重孙子,忙不过来呀!俺老了,要是搁年轻时,俺也能看两个三个的。”重孙子的话题,让老人打开了话匣子,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妈,别说这个了,您看看

电视吧!”王姐依旧一脸发愁的样子,原来细腻的鹅蛋脸上满布皱纹。我晓得,这棘手事儿,虽然理顺了,但在为人儿媳的立场上,她还是为不能尽孝而自责愧疚。

迈出邻居家门,王姐跟在后面,再次感谢说:“大兄弟,不好意思,添麻烦了。”她又小声说,“我家那位去世了,婆婆不信,老说他出差了。她要问起来,你就随她说吧!”

我应着:“好的,有我和妻子照顾大姨,你尽管放心。”

王姐走后,我和妻子天天晚饭后去看看大姨,早晨上班前也跟她打个招呼。老人饮食简单,早、晚稀饭加馒头、包子、苞米饼子,一日三顿都有一盘炒瓜齑丝,中午炒土豆丝、西红柿、芹菜等,吃不完,晚上接着吃。老人不吃肉,尤其喜欢吃韭菜鸡蛋馅饺子。她的身体还好,上下二楼,不急不缓,呼吸顺畅。看得出,长期劳动给她打下了结实的身体底子。

星期六傍晚,我下班后回家,走到二楼,见大姨愁闷地坐在门前的脚垫上。她看到我,见了救星似的说:“大侄子,俺的钥匙丢了。”

我扶起大姨,问:“您都到哪儿去过?”

“俺就在小区门口晒了一阵日头,哪儿也没去。”

我安慰道:“不急,你可能把钥匙丢在家里了。”

我拿出她家钥匙,打开门,大姨随后进来,低头一看:“哟,钥匙真在家里。”原来,大姨把钥匙搁在玄关鞋柜上了。

我刚要走,大姨拉住我说:“大侄子,你在门口安个灯吧。晚上黑灯瞎火的,找不着家门。”

我说:“有应急灯呀,大姨!”

“俺怎么打不开?连个开关也没有。”

我笑笑说:“你得弄出动静,跺跺脚,它就亮了。”我给大姨做了个示范。

她摇摇头:“不行,俺腿疼,不敢跺脚。”又小声说,“俺那儿子也腿疼,不敢跺脚。”

我想起来,林局有糖尿病,有一条腿拖不动,这事印

在了大姨的脑子里。

我马上去商店,买了一个节能灯泡安上,晚上时刻亮着,白天关了。

大姨说:“这回好了,你林哥能找着家门了。”从那天后,大姨每天晚上都不关门。我问她,她说,忘了。给她关上,不定啥时候,她又打开了。时间长了,我追问:“大姨,咋就记不住关门?”

她的目光落在门外,仿佛在寻找啥。然后,小声说:“给你林哥留个门儿,省得他回家看不见。”

大姨脑子里的林哥还在。我担心老人真的是失忆了,但有一点,老人出门,不管走多远,都能记着回家。

半年后的一天,大姨见了我,忽然问:“你也住在这个楼上?俺儿子快回家了,他去北京出差了。”

我凑近大姨,说:“我是对门的你大侄子,你好好看看。”

她瞪大眼睛,寻思了很长一段时间,说:“对了,俺想起了,你和俺儿子住对门。”她哆哆嗦嗦掏布兜,掏出一个白亮的银质小狗,“你看,这是俺儿子小时候戴的,俺给他收拾着,等他回来,戴上。你闻闻,有他的味道呢!”

我打电话给王姐,说了大姨的情况。她说,再观察观察吧,要是完全失忆了,就只能先送去敬老院。听说要去敬老院,大姨竟然哭了,边哭边说:“俺脑子好使,俺要跟儿子住一起。”

第二天,我上班前到大姨家,跟大姨打招呼。大姨拉着我的手,说:“大侄子,俺认你个儿子吧?俺不知咋的,见了你,就像见了儿子。”

我点头应道:“好啊,大姨,以后您就是我妈!”

从那天起,晚上睡觉前,我跟妻子轮班去陪伴大姨。我们一进门喊声“妈”,大姨应声,拉我们坐下。她见了小区的人就说:“俺儿子回家了,俺跟儿子儿媳又住一起了。”

小区的人说,这老太太痴呆了。

老人有没有痴呆,只有我和妻子清楚,有爱的大姨怎会失忆呢?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)